

王利器輯錄

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元明清三代
禁毀小说戏曲史料

(增订本)

王利器 辑录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元明清三代
禁毁小说戏曲史料
(增订本)

王利器 辑录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6.125 字数 284,000

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0

统一书号: 10186·235 定价: 1.85 元

出版说明

我国的小说戏曲，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到宋代已经盛行，元、明、清三代更有很大发展。由于小说戏曲作者大都是接触下层社会的知识分子和民间艺人，他们用感情丰富的笔触，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激励人民进行反抗和斗争，这就引起封建统治阶级的惊慌不安，对小说戏曲实行严厉禁毁的政策。在元代，蒙古贵族统治中国，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加上激烈的阶级矛盾，对小说戏曲作者采取杀头、充军等严刑峻法，企图禁止这些小说戏曲的产生和流传。到了明代，民族矛盾虽然缓和，而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对小说戏曲的禁毁仍然不断进行。到了清代，满族贵族统治中国的政治情况又和元代大致相同。封建统治阶级对小说戏曲实行禁毁的主要罪名是『海淫』、『海盜』，有伤『风化』。实际上，被禁毁的小说戏曲，主要是有关反抗封建统治、鞭挞贪官污吏和揭露封建社会黑暗腐朽的作品。因此，封建统治阶级禁毁小说戏曲的主要目的就是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企图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社会制度。由于这三个朝代的高压政策，被禁毁的小说戏曲的数量是相当大的，使得许多优秀的作品湮没不传，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资料，前人曾作过零星的搜集工作，惟因资料分散，给深入研究带来很多不便。本书搜集了从官书到私人笔记的有关文献资料，曾于一九五八年七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现在，在原书的基础上，辑录者又增补了许多材料，经过整理后交由我社重新出版，以供古典文学研究者参考之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六月

前言

不平之鸣

小说戏曲，随着两宋及金源历史阶段的社会需要，逐渐发展和繁荣起来。到了元人带着落后的氏族制度入主中国，顽固地保留着这种制度末期的狭隘性和落后的文化，使它在统治政权上表现为特别残酷的民族压迫。在当时即把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分为四等，又把汉人、南人分为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十等。并从太宗九年（一二三七）一直到仁宗皇庆三年即延祐元年（一三一四），停废科举（二），杜绝了汉族文人进身之阶，也就是不让广大的汉族文人有参加政权的机会。广大的汉族文人，处在这种民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的现实生活中，激起了他们的不平之鸣。明胡侍真珍珠船卷四元曲写道：

元曲如中原音韵、阳春白雪、太平乐府、天机余锦等集，范张鸡黍、王粲登楼、三气张飞、赵礼让肥、单刀会、敬德不伏老、苏子瞻贬黄州等传奇，率音调悠圆，气魄宏壮，后虽有作，鲜与之京矣。盖当时台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职，尽其国人为之。中州人每每沉抑下

僚，志不获展，如关汉卿入大医院尹，马致远江浙行省务官，官大用钓台山长，郑德辉杭州路史，张小山首领官，其他屈在簿书，老于布素者，尚多有之。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

明李开先为张小山小令作序，也节取真珠船此文，并指出『以见元词所由盛，元治所由衰』。明张燧千百年眼卷十一中华名士耻为元虜用写道：

胜国初，欲尽歼华人，得耶律楚材谏而止。又欲除张、王、赵、刘、李五大姓，楚材又谏止之。然每每尊其种类，而抑华人；故修洁士多耻之，流落无聊，类以其才泄之歌曲，妙绝古今。如所传天机余锦、阳春白雪等集，及琵琶、西厢等记，小传如范张鸡黍、王粲登楼、倩女离魂、赵礼让肥、马丹阳度任风子、三气张飞等曲，俱称绝唱。有决意不仕者，断其右指，杂屠活中，人不能识；又有高飞远举，托之缙流者；国初稍稍显见。金碧峰、复见心诸人，俱以瑰奇，深自藏匿。姚广孝幼亦避乱，隐齐河一招提为行童。古称胡虜无百年之运，天厌之矣。

这些论证，都有助于我们对当时文人生活面貌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呼吸是和广大的劳动人民同一鼻孔出气的。这就给予了他们的艺术作品以一定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因素。小说戏曲，随着元蒙统治时期的社会需要，而日益发展和繁荣起来，也随着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

的加深，而开始遭到统治阶级的千方百计的禁毁。

元明清三代对小说戏曲的千方百计的禁毁，如本书所汇辑的史料，已经很好地说明了统治阶级一方面禁止小说的流传，是为了防闲阶级意识的深入人心；一方面禁止戏曲的演出，是为了杜绝政治集合的发生。这里打算还提供另外一些材料，作一鲜明的对比，以便从禁毁小说戏曲一节，比较全面地认清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

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既然元明清三代把小说戏曲提到禁毁的政策上来，是否统治阶级自己不看戏不看小说呢？事实说明，并不如此，它们干的正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勾当。且看下面一些记载。

元杨维禎宫词写道：

开国遗音乐府传，白翎飞上十三弦；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编。
明兰雪主人朱有燾元宫词写道：

尸谏灵公演传奇，一朝传到九重知；奉宣賚与中书省，诸路都教唱此词。
初调音律是关卿，伊尹扶汤杂剧呈；传入禁垣官里悦，一时咸听唱新声。

从这里可以看出杂剧在当时民间流传甚广，及到被统治阶级‘知’‘悦’以后，就立刻‘宣谕’诸路，教有官身的乐妓，都唱此词。这一方面意味着把民间某些戏曲，有选择地列入‘承应’，专供‘御用’，并不是普遍提倡的意思；另一方面，就是这些来自民间的杂剧，由于受了时代的限制，也夹杂一些封建落后的因素，为统治阶级张目，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的推行，于是就‘诸路都教唱此词’了。我们结合着元代禁演戏曲的史料来看，这个企图是很显然的。

到了明代，对于小说戏曲所采取的政策，完全和元代如出一辙。清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七读曲杂说写道：

‘诸臣未起朕先起，诸臣已睡朕未睡；何似江南富足翁，日高三丈犹披被。’此明高皇所作也。案：元人杂剧楔子引白云：‘君起早，臣起早，来到朝门天未晓，长安多少富豪家，不识明星直到老。’元词内习用之，高皇或就其词点窜成小诗耳。

这说明明太祖朱元璋对元曲是谙习的。明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写道：

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为什么要以这样多的词曲赐亲王呢？清梁清远雕丘杂录卷十五晏如斋繁史解释道：

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或亦以教导不及，欲以声音感人，且俚俗之言易入乎？

这种看法，是正确的。统治阶级用戏曲小说教育他们的皇子王孙，反而禁止劳动人民看戏看小说，这是反动透顶的愚民政策的表现之一。清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六载明时文华殿书目，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明成祖朝，纂修专供「御览」的永乐大典，就以很大的篇幅，著录了评话、杂剧和戏文。永乐大典目录卷四十六六条下开列了从卷之一万七千六百三十六至卷之一万七千六百六十一，计二十六卷全是评话（三）。

又永乐大典目录卷五十四二质写道：

卷之二万七百三十七 剧 杂剧一 西厢记

卷之二万七百三十八 剧 杂剧二 汉高皇濯足气英布 汉武帝望思台 十八骑误入长

安 赵元遇上皇 薛仁贵衣锦还乡 霍光鬼谏 栾巴喫酒 苏武还乡 薄太后走马救

周勃

卷之二万七百三十九 剧 杂剧三 鼓盆歌庄子叹骷髏 吕洞宾三醉岳阳楼 拂尘子仁

义礼智信 李太白醉写秦楼月 十咏水仙子

卷之二万七百四十 剧 杂剧四 陶渊明归去来兮 马丹阳三度任风子 东山高卧

屈原投江 滕王阁 借布衫

卷之二万七百四十一 剧 杂剧五 周亚夫细柳营 诗酒玩江楼 尉迟恭三夺槊 吕蒙

正风雪斋后钟 孟良盗骨殖 张果老度瘡观音 像生番语罟罟旦

卷之二万七百四十二 剧 杂剧六 芙蓉亭 月明和尚三度临歧柳 小二哥大闹查子店

卷之二万七百四十三 剧 杂剧七 风云会 关大王单刀会 虎头牌 伊尹扶汤

卷之二万七百四十四 剧 杂剧八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 萧何追韩信 虎牢关三战吕布

关张双赴西蜀梦 哭魏徵 东窗事犯

卷之二万七百四十五 剧 杂剧九 歌舞丽春堂 下高丽 敬德不伏老 赵礼让肥 越

王尝胆

卷之二万七百四十六 剧 杂剧十 田单火牛 苏子瞻风雪贬黄州 李太白贬夜郎

卷之二万七百四十七 剧 杂剧十一 史鱼尸谏卫灵公 苏武持节 吕太后斩韩信

卷之二万七百四十八 剧 杂剧十二 张鼎勘头巾 邓伯道弃子 范张鸡黍 吕蒙正风

雪破窑记 赵宗让肥

卷之二万七百四十九 剧 杂剧十三 赵氏孤儿 张鼎智勘魔合罗 四哥哥神助提头鬼

包待制三勘蝴蝶梦 须贾渰范雎

卷之二万七百五十 剧 杂剧十四 开坛阐教黄梁梦 铁拐李岳 张子房弃职归山

愚鼓惜气劝世道情 陈抟高卧

卷之二万七百五十一 剧 杂剧十五 严子陵垂釣七里滩 李太白配金钱记 风雪渔樵

记 陶朱公范蠡归湖

卷之二万七百五十二 剧 杂剧十六 莽和尚复夺真珠旗 杜鹃啼 诈妮子调风月 王

月英元夜留鞋记 倩女离魂 黄桂娘秋夜竹窗雨 鲁大夫秋胡戏妻

卷之二万七百五十三 剧 杂剧十七 风月郎君双教化 崔怀宝月夜闻箏 天寿太子邢

台记

卷之二万七百五十四 剧 杂剧十八 郑月莲秋夜云窗梦 孤雁汉宫秋 韩翠翠御水流

红叶 曹伯明错勘赃 错送鸳鸯被 王魁负桂英

卷之二万七百五十五 剧 杂剧十九 苏小卿双渐贩茶船 翰林风月 杀狗劝夫 贤达

京娘盗果

卷之二万七百五十六 剧 杂剧二十 公孙汗衫记 罗李郎大闹相国寺 风月两无功

散家财天赐老生儿 宦门子弟错立身 周瑜谒鲁肃

卷之二万七百五十七 剧 杂剧二十一 看钱奴冤家债主 刘千和尚病打独角牛 生死

交托妻寄子 张千替杀妻

又卷三十七三未写道：

- 卷之一万三千九百六十五 戏 戏文一 赵氏孤儿报冤记
- 卷之一万三千九百六十六 戏 戏文二 孟姜女送寒衣
- 卷之一万三千九百六十七 戏 戏文三 王祥行孝
- 卷之一万三千九百六十八 戏 戏文四 忠孝蔡伯喈琵琶记
- 卷之一万三千九百六十九 戏 戏文五 乐昌公主破镜重圆
- 卷之一万三千九百七十 戏 戏文六 孟月梅写恨锦香亭
- 卷之一万三千九百七十一 戏 戏文七 杨德贤妇杀狗劝夫
- 卷之一万三千九百七十二 戏 戏文八 金鼠银猫李宝
- 卷之一万三千九百七十三 戏 戏文九 刘文龙 王俊民休书记
- 卷之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四 戏 戏文十 曹伯明错勘赃
- 卷之一万三千九百七十五 戏 戏文十一 苏小卿月夜泛茶船
- 卷之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 戏 戏文十二 三负心陈叔文
- 卷之一万三千九百七十七 戏 戏文十三 莺燕争春 诈妮子调风月
- 卷之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八 戏 戏文十四 风流王焕贺怜怜
- 卷之一万三千九百七十九 戏 戏文十五 秦太师东窗事犯

卷之一万三千九百八十 戏 戏文十六 柳耆卿诗酒玩江楼

卷之一万三千九百八十一 戏 戏文十七 陈巡检妻遇白猿精

卷之一万三千九百八十二 戏 戏文十八 董秀英花月东墙记

卷之一万三千九百八十三 戏 戏文十九 崔莺莺西厢记

卷之一万三千九百八十四 戏 戏文二十 吕蒙正风雪破窑记

卷之一万三千九百八十五 戏 戏文二十一 张资鸳鸯灯

卷之一万三千九百八十六 戏 戏文二十二 薛云卿鬼做媒

卷之一万三千九百八十七 戏 戏文二十三 唐伯亨因祸致福

卷之一万三千九百八十八 戏 戏文二十四 郑孔目风雪酷寒亭

卷之一万三千九百八十九 戏 戏文二十五 朱文鬼赠太平钱

卷之一万三千九百九十 戏 戏文二十六 王瑞兰闺怨拜月亭

卷之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 戏 戏文二十七 何推官错认尸

卷之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二 戏 戏文二十八 小孙屠 张协状元

在明宪宗朝，明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写道：

史言宪庙好听杂剧及散词，搜罗海内词本殆尽。

在明武宗朝，明周晖金陵琐事录卷二进词本写道：

包待制判断盆儿鬼

宦门子弟错立身

武宗南幸，好听新剧及散词，有进词本者，即蒙厚赏，如徐霖与杨循吉、陈符所进，不止数千本焉。此章丘李中麓云。（案又见明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

又金陵琐事剩录卷一金统残唐写道：

武宗一日要金统残唐小说看，求之不得。一内侍以五十金买之以进览。

明钱希言桐薪卷三金统残唐记写道：

黄巢有兄弟六人，而巢最小，旧唐书又称巢兄弟八人，或又呼黄巢为巢大，纷纷不一。然唐小说中所载『黄腰人』之讖，应其事，奇矣。相传巢两眉交加直如画，故尝应进士，不登第，遂为叛贼。金统残唐记载其事甚详，而中间极夸李存孝之勇，复其冤。为此书者，全为存孝而作也。后来词话，悉俑于此。武宗南幸，夜忽传旨取金统残唐记善本。中官重价购之肆中，一部售五十金。今人耽嗜水滸、三国，而不传金统残唐，是未尝见其书耳。又巢军号为雁儿。

在明神宗朝，明刘繼五石瓠卷六水滸传写道：

神宗好览水滸传。或曰，此天下『盗贼』萌起之征也。

明蒋之翘天启官词写道：

歌彻威安分外妍，白翎青鹞入冰弦；四斋供奉先朝事，华岳新编可尚传。

原注云：

神宗孝养两宫，尝设有四斋，近侍二百余名，习戏承应。一日，两宫升座，演华岳新编赐环记，中有权臣骄横，宁宗不振，云：『政由宁氏，祭则寡人。』神宗瞩目，御容不悻。

明沈德符野获编补遗卷一禁中演戏写道：

内廷诸戏剧，俱隶钟鼓司，皆习相传院本，沿金元之旧，以故其事多与教坊相通。至今上（神宗）始设诸剧于玉熙宫，以习外戏，如弋阳、海盐、昆山诸家俱有之。其人员以三百为率，不复隶钟鼓司，颇采听外间风闻，以供科诨，如成化间阿丑之属，以故恃上宠，颇干外事。近日圣意颇觉之，进膳设剧，顿减于旧，此辈亦少戢矣。又有所谓过锦之戏，闻之中官，必须浓淡相间，雅俗并陈，全在结局有趣，如人说笑话，只要末语令人解颐，盖即教坊所称耍乐院本意也。今实录中称武宗好武，遇内操时，组练成群，五色眩目，亦谓之过锦，似又是八虎及许泰、江彬辈营伍中事，即王恭襄疏，亦在其中，非剧也。

清杨恩寿词余丛话卷三写道：

明神宗时，选近侍二百余名，在玉熙宫学习官戏，岁时升座，则承应之。各有院本，如盛世新声、雍熙乐府、词林摘艳等词。又有玉娥儿歌，京师人类能歌之，名御制四景玉娥词。严分宜听玉娥儿词诗云：『玉娥不是世间词，龙觥春湖捧玉卮，间巷教坊齐学得，一声声出凤

皇池。』注云：『上命阁臣应制作也。』他如过锦之戏，约有百回，每回十余人不拘，浓淡相间，雅俗并陈。又如杂剧古事之类，引旗一对，鼓吹送上，所扮备极世间骗局俗态，拙妇呆男，及市井商贾，刁赖词讼，杂耍诸项，盖欲深宫九重之中，广识见，博聪明，顺天时，恤民隐也。水嬉之制，用木雕成海外诸国及先贤文武男女之像，约高二尺，彩画如生，有臀无足而底平，以竹板承之；设方池，注水令满，取鱼虾萍藻实其中；隔以纱幃，运机之人，皆在幃内，游移转动；一人鸣金，代为问答；其词亦词臣撰也。暑天长昼，作之以消炎夏。明烈帝每宴玉熙宫，作过锦水嬉之戏。一日，宴次报至，汴梁失守，亲藩被害，遂大恸而罢，自是不复幸玉熙宫矣。孟梅村琵琶行云：『先皇驾幸玉熙宫，凤纸签名唤乐工，苑内水嬉金傀儡，殿头过锦玉玲珑；一自中原盛豺虎，煖阁才人罢歌舞，插袖停拍素手箏，烧灯击罢花奴鼓。』盖指此也。

在明光宗朝，明宦官刘若愚酌中志卷二十二见闻琐事杂记写道：

光庙喜射，又乐观戏。于宫中教习曲者，近侍何明，钟鼓司官郑稽山等也。

在明熹宗朝，明陈惊天启宫词写道：

驻蹕回龙六角亭，海棠花下有歌声；葵黄云子猩红瓣，天子更装踏雪行。

原注云：